

主 编 梁羽龙 张海军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 第七辑

董贝父子

Dombey and Son

〔英〕查尔斯·狄更斯



中国文联出版社

董贝父子(一)



蒋晓雯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董贝父子	(1)
第二章	寻找妈妈	(6)
第三章	弗洛伦斯小姐回来了	(15)
第四章	所罗门和他的店铺	(23)
第五章	保罗的施洗礼	(34)
第六章	理查兹被解雇了	(46)
第七章	托克斯小姐的爱情生活	(62)
第八章	保罗在布赖顿的童年生活	(65)
第九章	老所尔的店铺四面楚歌	(78)
第十章	老所尔的店铺峰回路转	(86)
第十一章	初入布林伯学校	(94)
第十二章	保罗在布林伯学校的日子	(104)
第十三章	经理卡克和职员卡克的故事	(115)
第十四章	保罗愈来愈老气，并在假日里回家	(121)
第十五章	机智的船长为沃尔特·盖伊再次奔波	(132)
第十六章	海浪老是在说些什么话	(140)
第十七章	卡特尔船长的美梦	(143)
第十八章	父亲和女儿	(150)
第十九章	沃尔特的离去	(163)
第二十章	董贝先生的旅行开始	(174)
第二十一章	新面孔	(181)
第二十二章	卡克先生管理中的一个小插曲	(189)

第二十三章	孤独的弗洛伦斯——神秘的海军军官候补生	(201)
第二十四章	探索的爱	(212)
第二十五章	所尔舅舅的奇怪消息	(219)
第二十六章	过去和将来的阴影	(223)
第二十七章	阴险的阴影近了	(230)
第二十八章	变化	(239)
第二十九章	奇克夫人睁开了眼睛	(244)
第三十章	婚礼进行之前	(251)
第三十一章	婚礼	(264)
第三十二章	木制海军军官候补生伤心欲绝	(273)
第三十三章	对照	(285)

第一章 董贝父子

在一间房子的一个角落里，董贝先生坐在床附近的一张大椅子上；他的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躺在小摇车里。

董贝先生四十八岁。他的儿子刚出生四十八分钟。董贝先生的头顶微秃，脸色也有点儿发红，虽然他是一位漂亮的男人，然而，他对人冷漠，别人很难对他产生好的印象。他儿子的头也很秃，脸色发红；尽管他是一个乖婴儿，可是他浑身上下皱皱的，还有许多斑点。

渴望已久的大事来临了，董贝先生特别激动；他玩耍着金表链，金表链发出清脆的声音。

“董贝夫人，”董贝先生说道，“我们的公司将再次成为真正的董——贝父子！”

他的病妻抬起眼睛看着他，脸上泛起红晕。

“我给儿子命名为保罗，我的——董贝夫人。”

疲倦的她只是动了动嘴巴，又闭上了眼睛。

“这是他父亲的名字，也是他祖父的名字！董贝夫人。”

他和父亲一样，也是从儿子上升为董贝的。此后的二十年中，他是这个公司的惟一的代表。10年前结了婚。有的人说，他妻子在心灵受伤后才嫁给了他。这种谣言并未传到他的耳中。董贝父子公司从来不看重感情。董贝先生的推理是：任何一位嫁给他的女士，一定会觉得自己称心如意，体面尊贵；能给董贝公司生下一个新的继承人的希望，即使她们当中最单纯的女性的心中也会涌起骄傲的神情来；董贝夫人嫁了他就意味着从此变得富有，且不提她给董贝家庭传宗接代的事了。因此她肯定会看到这个家庭给她的好处；董贝夫人从日常生活中认识到他的社会地位；董贝夫人也经常会坐在他的饭桌的首位，并以她贵夫人的风范，履行了一个家庭主妇的职责；董贝夫人肯定一直都很幸福，对她来说，绝对没错。

不过，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对于这个缺点，他也承认；可是这一个缺点对他至关重要。他们结婚已经十年了，直到今天，董贝先生才有了后嗣。

六年前，他们有了一个女儿；这个孩子早已溜进了这个房间，蹲在床边望着妈妈的脸庞。对于董贝父子公司来说，一个女儿无足轻重。

这时，董贝先生说道：“弗洛伦斯，如果你乐意，你可以看一眼你英俊的小弟弟，但不要去碰他！”

小女孩朝着他飞快地看了一眼，没有回答。

过了一会儿，董贝夫人睁开了眼睛，小女孩向她跑过去，紧紧地抱住母亲。

“啊，上帝保佑我！”董贝先生烦躁地站起来，说道，“莽撞！我要去请佩普斯大夫到楼上来一下，我马上就去。”他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补充说道：“你要当心，要看护好这位年轻的先生，您这位——”

“布洛基特太太，先生。”护士回答。

“看护好这位年轻的先生，布洛基特太太。”

“是的，先生。我记得弗洛伦斯小姐出生的时候——”

“我晓得，”董贝先生向那个小摇车弯下身去，皱了一下眉头，说道，“弗洛伦斯小姐出生时一切都很好，但现在完全不同。这位年轻的先生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小家伙！”他把儿子的一只手拿到嘴边，亲了一下，走开了。

帕克·佩普斯大夫是一名宫廷医生，接生技术极高，现在他正倒背双手，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家庭医生在陪着他。

“噢，先生，”帕克·佩普斯大夫说，“夫人醒了吗？”

“她是否好像受到打击？”家庭医生补充了一句。

董贝先生很尴尬。他在这之前没有想到过病人，所以现在不知如何作答。他说想请帕克·佩普斯大夫上楼去看看。

“好！我有义务提醒您，先生，”帕克·佩普斯大夫说道，“您亲爱的夫人十分衰弱，这是我们所不愿意——”

“看到的，”家庭医生又插了一句话。

“对，”帕克·佩普斯大夫说道，“这正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董贝夫人的体质很弱，她会有很长的恢复期。”

帕克·佩普斯大夫说道，“家庭医疗顾问皮尔金斯先生对病人正常状态下的体质最清楚，我们的意见是：在目前的情况下，需要求助于生命来做出最大的努力；假如您的夫人真的不——”

“可以，”家庭医生脱口而出。

“成功地做出努力，”帕克·佩普斯大夫说道，“万一病情加重，我们俩人都会感到十分痛心。”

帕克·佩普斯大夫上楼了，家庭医生紧随其后。

董贝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感到忧伤。的确，他很冷漠，可是他的内心仍有些感觉，如果他的妻子去世了，他会觉得家庭日用品中少了一样有价值的东西，丢掉它使他感到遗憾。

不一会儿，楼梯上传来脚步声，随后，一位夫人走进了房间，打断了他的沉思。这位夫人已徐娘半老，但打扮却十分入时，她跑到他面前，伸出胳膊勾住他的脖子，喘息着说道：“亲爱的保罗！他才是真正的我们董贝家的人哪！”

“噢，噢！”她的哥哥回答道，——这个妇人是他的妹妹——“是的，你平静一下，路易莎。”

“我很笨，”路易莎坐下以后，掏出一块手绢，“不过，他的确是我们董贝家的人呀！”

“范妮呢？”董贝先生问道，“范妮怎么样了？”

“亲爱的保罗，”路易莎回答道，“什么问题也没有，请相信我。当然，她十分疲倦，不过这是她应尽的责任。亲爱的保罗，请给我一杯酒和一块饼。当我看到了范妮和小家伙时我激动得忘乎所以。

这时，有人敲门。

“奇克夫人，”门外一个温柔的女声说道，“您好吗，我的朋友？”

“保罗，”路易莎打开了门，请进了客人，“这是托克斯小姐。在她的帮助下来到了这里！托克斯小姐，这是我的哥哥董贝先生。”

托克斯小姐身材苗条、面貌清瘦、脸色憔悴，她的声音悦耳动听，她长着鹰钩鼻，在鼻梁的中间有个小肉瘤。

“确实，”托克斯小姐行了一个屈膝礼，“认识董贝先生是我的荣幸。我亲爱的奇克夫人——我可以称您为路易莎吗？”

奇克夫人握住托克斯小姐的手，递给她一杯酒，眼中含泪，轻轻地说：“上帝保佑您！”

“路易莎，”托克斯小姐说道，“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奇克夫人说道，“喝点酒平静一下吧。”

董贝先生尽了地主之谊。

“保罗，”奇克夫人说，“托克斯小姐给范妮做了一个梳妆台上的针插，我答应她把它送给范妮。保罗，礼轻情义重呀。‘欢迎小董贝’，我说，这是一首诗。”

“这是针插上的题词吗？”董贝先生问道。

“是的。”路易莎回答道。

托克斯小姐高声说道：“亲爱的路易莎，我希望董贝少爷的出生，能成为原谅我的理由，否则我太唐突了。”说着，托克斯小姐向董贝先生鞠了一躬，董贝先生也还了一个礼。托克斯小姐对董贝少爷祝愿很迎合他的心思，路易莎对他的影响大于任何人。

“好啦，”奇克夫人说，“从今以后，我对范妮一切都原谅了！”

她原谅她的嫂子，只是因为她为董贝公司生下了一个继承人。

这时，董贝先生被叫走了，屋里只剩下两位女士。

“我早知道您在暗恋我哥哥，”路易莎骄傲地说。

托克斯小姐颤抖的手和神色都在证明她对董贝先生的感情。

“还有他的财产，我亲爱的！”

“啊！”托克斯小姐深情地说。

“多——简直多得无法计算了！”

“啊！他的品质，路易莎！”托克斯小姐说道，“他的外表！他的尊严！他太完美了！您知道，他多么英俊！他是一位财力雄厚的公爵，我要这样称呼他。”

“你怎么了，我亲爱的保罗？”董贝先生回来了，“你的脸色如

此苍白！出什么事了？”

“路易莎，范妮——”

“啊，保罗！”路易莎站起来，说道，“保罗，没事的，只要范妮做出努力就行，”她继续说道，“你要鼓励范妮做出努力，甚至强迫她做出努力。保罗，现在我们一起上楼。”

董贝先生十分信任妹妹，所以就立刻跟着她去了范妮的房间。

他的夫人就像他离开时那样躺着，紧紧地抱着她的小女儿。这个小女孩也紧紧地抱着母亲。

“孩子一离开她就烦躁不安，”大夫告诉董贝先生，“因此小姐应该留在这儿。”

房间里一片沉寂，两位医生看着这个昏迷的病人，奇克夫人在床边坐下，轻轻地喊道：

“范妮！范妮！”

没有回答。只有董贝先生的表和帕克·佩普斯大夫的表在滴答作响，这两只表好像正在进行比赛。

“范妮，我亲爱的，”奇克夫人装出很轻松的语气，说道，“哥哥来看您了，您要和他讲话吗？他们想把小少爷放到床上来，不过我认为他们不能放，您要振作起来！”

奇克夫人把耳朵贴在床上听着，一边望着周围的人，一边伸出一个手指。

“嗯？”她说道，“您说什么，范妮？我听不清。”

还是没有回答。

“啊，我亲爱的范妮，”路易莎改变了姿势，“如果您不振作的话，我就要生气了。您要做出努力，也许您很痛苦；可是这个世界需要您做出努力呀，嫂子！试一次吧！假如您不去试的话，那么我真地要骂您了！”

在随之而来的沉寂中，两只表的赛跑更激烈了。它们好像在互相冲撞。

“范妮！”路易莎感到害怕了，她向旁边看了看，说道，“您睁开眼睛看我一下，好吗？我的上帝呵，先生们，现在该怎么办？”

两位医生交换了一下眼色。家庭医生弯下腰，在小女孩的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话。小女孩没有听懂他的话，向他转过脸，但仍紧紧地抱着她妈妈。

家庭医生又把他的话在小女孩耳边重复了一次。

“妈妈！”小女孩大声叫道。

过了一会儿，范妮那紧闭的眼睑抖动了一下，鼻子颤动了一下。

“妈妈！”小女孩抽泣着，喊道，“妈妈！妈妈！”

大夫轻轻地把小女孩的长卷发从母亲的脸上拂开。她静静地躺在那里，呼吸极微弱。

就这样，母亲紧紧地抱着女儿，她的灵魂在黑暗的、未知的海洋上漂流出去了。

第二章 寻找妈妈

“我说过，”奇克夫人说道，“我饶恕了范妮，因此我感到庆幸；当时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无论如何，这句话对我来说是一个永远的慰藉！”

奇克夫人的这些话是有意说给她的丈夫奇克先生听的。奇克先生是一位肥壮、秃顶的人，喜欢吹口哨和哼曲子；他清楚，现在发出这种声音是不合适的，所以他克制着自己。

“别太操心了，路易莎，”奇克先生说道，“要不然你也会累坏的！虽然我们今天还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明天就一命呜呼了！”

奇克夫人不满地看了丈夫一眼，接着说了下去。

“说真的，”奇克夫人说，“我想，这件令人难过的事情，对大家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振作，而且当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及时做出努力。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

争论之后，是一阵沉默，此时奇克先生哼了一曲不合时宜的《有一个补鞋匠》，打破了刚才的沉寂。

“我认为，奇克先生，”他的妻子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假如你不哼曲调的话，那么就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个机会了。”——奇克确实在低声哼着那些曲调取乐。

“只不过是习惯而已，我亲爱的。”奇克先生解释道。

“胡说！习惯！”他的妻子恼怒地回答道，“如果你是个有理智的动物，你就不要做出这么可笑的辩解。”

看来奇克夫人生气了，所以奇克先生也就不敢再辩解什么。

“婴儿怎么样了，路易莎？”奇克先生为了缓解气氛，有意改变话题。

“哪个婴儿？”奇克夫人反问道，“今天早上我在楼下餐厅里看到了一大群婴儿。”

“一大群婴儿？”奇克先生很吃惊。

“是的，”奇克夫人说道，“因为范妮已经去世了，现在必须去找一个奶妈。”

“哦，啊！”奇克先生说道，“这就是生活。我希望你及早找到一个合适的。”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奇克夫人说道，“据我估计，短时间内不可能找到。当然，这期间这孩子——”

“见鬼去吧，”奇克先生说道，“一定会找到的。”

可是奇克夫人的脸色大变，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过错。为了弥补他的过失，他说道：“为什么不临时用茶壶来喂奶？”

奇克夫人默不作声地看了他一会儿，这时从外面传来了车轮声，她走到窗前张望。奇克先生走出了房间。不过奇克先生的情况并不总是这样的。他常常占上风，他有很多机会严惩路易莎。他们夫妻在争吵中总是针尖对麦芒，输赢难测。有时当奇克先生就要被打败的时候，他会突然反击，扭转局面，转败为胜。他有时也会遭到夫人的袭击，他们的小吵小闹经常不断，很有特色。

托克斯小姐坐着车子来到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房间。

“我亲爱的路易莎，”托克斯小姐说道，“找到奶妈了吗？”

“还没有呢，我的朋友。”奇克夫人说道。

“我亲爱的路易莎，”托克斯小姐回答道，“我给你带来了当事人。”

托克斯小姐跑下楼去，把当事人从出租马车上扶下来，立即送到楼上。

托克斯小姐所说的当事人表示许多人。因为她送来的是：一位胖胖的年轻女人，她手中抱着一个婴儿；一位不很胖的年轻女人，她两只手中都各牵着一个胖胖的孩子；另外一位胖胖的男人手中抱着另一个胖胖的男孩；他把这男孩放到地上，用沙哑的声音吩咐道：“牵住约翰尼哥哥的衣服。”

“路易莎，”托克斯小姐说道，“我知道您特别焦急，所以我就赶到夏洛特皇后的皇家已婚妇人收容所去找合适的人，她们说，没有；亲爱的，说真心话，我当时十分绝望，正巧那里的一个人听说了我的困难，就提醒所长说，有一位早已回家的女人可能合适。我从所长那里证实了她的提议——她有极好的推荐信，又有极好的品质——，我查到了地址，就急忙出发了。”

“您一向是这样热心助人，我亲爱的托克斯小姐！”路易莎说道。

“过奖了，”托克斯小姐说道，“不要这么客气。我去了她的家，发现全家人正坐在桌子旁边；我觉得我向您和董贝先生怎样介绍，都不如您们亲眼看一下更能令您们放心，所以我带来了他们全家。这位先生，”托克斯小姐指着那个男人说，“是父亲。请您往前站一下，好吗，先生？”

那位男人不好意思地站在第一排，吃吃地笑着。

“这位是他的妻子，”托克斯小姐指着那位抱着婴儿的女人，说道，“您好吗，波利？”

“我很好，谢谢您，夫人。”波利回答道。

为了更好地介绍她，托克斯小姐在问候的时候，就仿佛是对待她的老友似的。

“听您这么说我很高兴，”托克斯小姐说道，“另外那一位姑娘是她还没出阁的妹妹，跟他们住在一起，照顾他们的孩子。她的名

字叫杰迈玛。您好吗，杰迈玛？”

“我很好，谢谢您，夫人，”杰迈玛回答道。

“听您这么说我感到很愉快，”托克斯小姐说道，“五个孩子，最小的只有六周。那个鼻子上长水疱的小男孩是最大的孩子。我想那水疱，”托克斯小姐转向他们全家人，“不是由于生病，而是由于意外的事故造成的吧？”

那位男人瓮声瓮气地说道：“熨斗。”

“对不起，先生，我没听清楚，”托克斯小姐说道，“您是说？——”

“熨斗。”他重复了一次。

“啊，对了，”托克斯小姐说道，“对了。我忘记了。这小家伙趁母亲离开的时候，去闻了一下发烫的熨斗。先生，当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您正要告诉我，您的职业是——”

“司炉。”

“杀骡？”托克斯小姐问。

“司炉，”那男人回答，“蒸汽机。”

“啊，是的！”托克斯小姐好像还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

“您喜欢它吗，先生？”

“什么，夫人？”那男人问道。

“您的职业，”托克斯小姐回答道。

“啊，太喜欢了，夫人。灰尘有时钻进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它使人的声音变得嘶哑，就像我这样。这是由于灰尘而造成的，而不是脾气暴躁。”

托克斯小姐还没有明白，她觉得很难再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这时奇克夫人帮她解了围，她对波利、她的儿女们、她的结婚证书、推荐书等等进行了细致的审查后，就离开了客厅，去向哥哥汇报；为了使这个报告有一定的说服力，她带了两位小图德尔一起去。这一家人姓图德尔。

自从妻子去世以后，董贝先生足不出户，他在用心地设想着他的儿子的成长、教育与今后的前途。然而，有个什么东西压在他冷

酷的心底，比平常的分量更重，也更冷。他感觉到他的儿子遭受了损失；这种感觉在他心中产生了一种愤怒。他儿子的生命与发展竟在一开始的时候由于缺少一个奶妈而面对危险；董贝父子公司竟会由于一位奶妈而动摇，这是件令人痛苦的屈辱的事。因此每当一位新的候选人被拒绝的时候，他心里都会感到庆幸。然而现在，他妹妹一边对托克斯小姐的友谊说了许多赞赏的话，一边报告了波利·图德尔所具备的一切条件，在这些条件中好像找不到任何缺点，此时就更需要他做出决定了。

“这两个孩子看上去是健康的，”董贝先生说道，“但是我不想让他们将来跟保罗攀扯上亲戚关系。把他们带走，路易莎，让我看看这对夫妇。”

按照哥哥的吩咐，奇克夫人把这两位小图德尔领走，又把图德尔夫妇领上来。

“您是位善良的女人，”董贝先生说道，他转动着安乐椅，“我知道您家境贫寒，希望给我的孩子喂奶来挣点钱，这孩子过早地失去母爱。现在看来，您似乎很合适这项工作。但是在您到我家工作之前，我提出您必须遵守的两个条件。当您在我的家的时候，我必须规定大家一直用一个容易记的姓，比如说用理查兹来称呼您。您不介意吧？您可以同您的丈夫商量一下。”

她的丈夫傻笑着，什么话也不说，图德尔大嫂用胳膊肘推了他几下也没反应，她只好行屈膝礼，回答道，如果在这里工作需要改姓来称呼她，那么请加上一些工资作为补偿。

“可以，”董贝先生说道，“我会把这当作一个工资问题来考虑。现在，理查兹，我需要您永远记住这些话：您在履行了您的职责以后，将会得到一笔丰厚的报酬；在这期间，您尽量少回家。当不再需要您履行职责的时候，我也不再向您支付报酬，同时我们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您听懂我说的话了吗？”

图德尔大嫂好像有些不懂，图德尔本人看来没有丝毫疑问。因为他根本不明白。

“您有您自己的孩子，”董贝先生解释道，“在我们的这个交易

中，我不希望您和我的孩子之间有任何感情。当您离开我家的時候，我们就结束了所有的交易关系，然后您就回到您自己的家去住。孩子也就忘记了您。您也要忘记孩子。”

图德尔大嫂的脸更红了，现在，她明白了自己的身份。

“我希望您明白，理查兹，”董贝先生说道，“我相信，您很清楚这一点，的确，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可能是相反的。路易莎，我亲爱的，请你把有关工资的事给理查兹安排一下，让她在她认为合适的时候或者按照她自愿的方式去领取。这位先生，我想跟您谈谈。”

当图德尔跟着妻子正准备走出房间的时候，董贝先生叫住了他。他走回来，独自面对董贝先生。他是个身强力壮、后背驼曲、行动笨拙的男人，衣服随便地搭在身上，头发和连鬓胡又长又密，肤色很黑；手上长着厚茧和许多疮疤；额头上的皱纹像树皮一样粗糙。董贝先生和他相反：董贝先生是一位干净整洁的上流社会的绅士，像崭新的钞票一样富有光泽。

“我想您有一个儿子吧？”董贝先生问道。

“有四个，先生。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全都非常健康！”

“噢，您把他们全养下来了，真不容易！”董贝先生说道。

“只有一件事承受不起，先生。”

“什么事？”

“不能失去他们，先生。”

“您能读书吗？”董贝先生问道。

“噢，能读一点，先生。”

“写字呢？”

“用粉笔吗，先生？”

“什么笔都行。”

“我想，我可以用粉笔凑合着写一点儿。”图德尔考虑了一会儿，说道。

“不过，”董贝先生说道，“我想，您今年有三十二、三岁了，吧？”

“我想，可能是吧，先生。”图德尔考虑了一下，说道。

“那您为什么不学习呢？”董贝先生问道。

“是的，我准备学，先生，我有一个小男孩，等他上学以后，他可以教我。”

“噢。”董贝先生对他看了一眼说道；他对他没有好感，因为他站在那里，眼睛在房间里到处看，同时还不停地打哈欠。

“我刚才对您妻子说的话，您听见了吗？”

“波利听到了，”图德尔向门口挥了挥帽子，露出对他的妻子十分信任的神气，“一切都很好。”

“既然一切都由她作主，”董贝先生认为丈夫是当家作主的人，本想把意见对他再说得明确一些，现在看来没有必要了，就说道，“我用不着再对您说些什么了。”

“是的，”图德尔说道，“波利听到了，她很清楚，先生。”

“我不想再留您了，”董贝先生失望极了，“您过去是干什么的？”

“过去大部分工作时间是在地下，直到我结婚后才到地面上来。这里修了铁路，通行以后我就在一条铁路上工作。”

现在董贝先生的情绪再也支撑不下去了。他向图德尔指了指房门，于是图德尔离开了房间。然后，董贝先生锁上门，独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仍然保持着尊严和镇静，抹去了使眼睛模糊起来的泪水，不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的情绪，却又不时地说道：“可怜的小家伙！”

董贝先生通过他的儿子来可怜自己，这可能是他高傲的原因。不是“可怜的我！”，不是“可怜的鳏夫！”——这个鳏夫迫于无奈，只好去依靠一个乡巴佬的媳妇，这个乡巴佬没有文化，过去“大部分的工作时间是在地下”，可是死神却没有光顾他，他的五个孩子每天都坐在贫穷的餐桌旁——，而是“可怜的小家伙！”

他一边说，一边想，在这女人的道路上正摆着一个巨大的诱惑物，她的婴儿也是个男孩。她是否会把他们互换一下呢？

他否定了这个荒唐的想法，他心里也就踏实多了，可是他却不

由自主地沿着这个想法继续想下去，在心中描绘出这样一幅画面：如果当他年老的时候实现了这样的一个骗局的话，那么他会怎样做呢？他会不会把由于多年相处所产生的信任与宠爱从这个冒名顶替者的身上转移到一个陌生人的身上呢？

当他的思绪平静下来的时候，他打消了这种顾虑，但是他决定由他自己来监视理查兹。有时当他心情轻松一些的时候，他又认为这个女人的社会地位是一种有利的情况。因为她的地位与孩子之间就存在着一定距离，他们会疏远的。

在这段时间里，在托克斯小姐的帮助下，奇克夫人与理查兹很快签订了协议；小董贝被隆重地交给了理查兹；在她含泪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了妹妹杰迈玛之后，她为这一家人端来了一杯杯的酒来冲淡他们低沉的情绪。

“您要喝一杯吗，先生？”当图德尔回来后，托克斯小姐说道。

“谢谢您，夫人。”图德尔说道。

“您的妻子留在这么舒服的家庭里，您应该很高兴才对吧，先生？”托克斯小姐向他使了一个眼色。

“不，夫人，”图德尔说道，“我希望她早日回家。”

波利哭得更伤心了。奇克夫人生怕这样继续下去对小董贝不利，所以赶紧挽救局面。

“理查兹，您放心！在您妹妹的照料下，孩子一定会健康成长的，”奇克夫人说道，“只是您一定要坚强起来，要高兴一些；理查兹，您知道，这是个需要做出努力的世界。您的衣服已经量了尺寸，是不是，理查兹？”

“是的，夫人。”波利抽泣着。

“您穿起来一定很漂亮，我知道，”奇克夫人说道，“这位年轻人给我做过许多衣服。这是用上等的布料做的！”

“上帝啊，您将会很漂亮，”托克斯小姐说道，“也许您的丈夫都认不出您了，是不是，先生？”

“我一定会认出来的，”图德尔固执地说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管在什么地方。”